

# 無國之民的「非戰之罪」 —從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周年 談臺灣人應有的史觀

●陳君愷／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、台灣歷史學會理事長

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周年。當時同盟或交戰的各方，對於這樣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間點，自然有著各自的解讀與詮釋，也因而產生各式各樣的爭議。

只是，臺灣人卻難以在這樣的歷史場景中發聲。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、日本宣布投降時，突然間，臺灣人成為「戰敗國」的國民；然而不旋踵，隨著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盟軍接收臺灣，臺灣人又瞬間變成「戰勝國」的國民。這種一夕之間局勢的不變，對那個世代的臺灣人而言，是非常特殊的經歷；而七十年後的我們，又該如何看待並訴說這段歷史？如果歷史能夠讓我們更具智慧，那麼，回顧歷史並思索其中的意義，或許能得到一些解答。

一百二十年前，在「甲午戰爭」（或「日清戰爭」）中戰敗的大清帝國，將臺灣割讓給大日本帝國，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。經過五十年的殖民統治，七十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，在日本天皇的「玉音放送」後，臺灣人迎接「終戰」。不久之後，同樣的結果，卻被視為「光復」；而原本代表盟軍的「接收」，也因長官公署的貪贓枉法、巧取豪奪，變成了「劫收」。面對這樣的結果，臺灣人亦一如往昔，無可奈何。於是，據謂當時曾有人抱怨：美國對待日本比對待臺灣還寬大，對日本「只丟了兩個原子彈」；但卻丟下了「一個比千百顆原子彈還厲害的蔣介石政府」給臺灣！

今年夏天，前總統李登輝在日本Voice雜誌9月號投書〈日台新連携の幕開け〉一文，引起喧然大波。文中寫道：直到七十年前，由於當時臺灣與日本同屬一國，因而並無臺灣與日本作戰（即所謂「抗日」）的事實；而他自願擔任陸軍志願兵、與自願擔任海軍志願兵的哥哥李登欽，同樣是以「日本人」身分、為「祖國」而戰。為此，國內部分人士以「媚日」、「皇民走狗」等不堪的字眼，對李前總統加以嚴厲的抨擊。

基本上，李前總統所說的内容，並無虛假；在「那個時代」裡，的確有不少人基於愛國心，自願為「國」服役。但歷史的內涵，極其複雜，仍有另外一面，值得我們注

意。1996年，臺灣舉辦第一次公民直選總統的大選。當年代表民進黨參選的彭明敏、與代表國民黨參選的李登輝，戰爭時期同樣在日本留學；但彭明敏由於不願被迫「自願」擔任志願兵，遂逃避到松本，爾後在長崎遭美機空襲時，失去了一條手臂。這顯示了：在同樣的時代氣氛裡，不同的人，仍然有著不同的選擇。然而，我們不能忽略的是：由於臺灣人是在日治時期，才開始自我認同、並接受與近代國家之間關係的界定；因而即便彭明敏與李登輝兩人，在戰爭時期做出了不同的選擇，但他們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，卻是相同的，故奇妙的在1996年的大選中顯現出來。

其實，如果我們拉開歷史的縱深，更可以看到：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期，綿亙十四年、失敗十五次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，許多臺灣人連署請願，爭取公民應有的權利；1940年代初期以降，不少臺灣人則以「血書」請纓報國擔任志願兵，爭取國民應盡的義務。只不過，當時在大日本帝國境內，不論是權利或義務，皆非臺灣人所能完整擁有。因此，相較於日本本土的公民可以投票參與國政，身為殖民地人民的臺灣人，對於殖民母國——日本，其大政的方針及國策的走向，既無法置喙、亦無力回天，那麼，對這場戰爭的發動與協力，不論結果如何，又豈能任意歸責於臺灣人？

這引發我們進一步思考：當時所謂的「臺灣人」認同、以及對「國家」的觀念，究竟是如何演變並形成的？嚴格說來，直到十九世紀後半葉，具有近代意義的「臺灣人」，並不存在。

前些時日，喧騰一時的高中歷史教科書課綱微調的爭議，當很多人在討論所謂「日本殖民統治」時，往往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，那就是：對臺灣而言，大清帝國也是殖民統治；只不過，殖民統治者是滿人，而遂行其殖民統治的代理人，則大多是漢人。惟就性質而言，與大日本帝國不同的是：大清帝國是古代帝國，只要有忠順的臣民，按時完糧納稅即可；因此，當時身為帝國臣民者，未必會有「中國人」的群體認同；甚至，當時還在分類械鬥的臺灣漢人住民，即連「臺灣人」的群體認同，亦尚未真正形成。

既然如此，在大清帝國統治下、尚不能稱其存在的「臺灣人」，何以非得成為自1911年辛亥革命後、才衍生出來的「中國人」不可？具近代主權國家及民族主義內涵的「中國」、「中國人」概念，本是演化而來的，並非先驗的存在；同樣的，「臺灣人」也是由歷史演化所形成。因此，從另一個角度看：如果1945年日本沒有戰敗，日治時期才形成的「臺灣人」，若逐漸成為由幕末到明治維新才形成的現代「日本人」的一部分，又有何不可？

古代「帝國」所以能夠建立，往往是來自武力征服。帝國統治者在一次又一次的征戰中，將各地的異民族納入其疆域內；既然帝國疆域內的人群、地理、風俗如此殊異，故而帝國的統治，主要倚仗的是暴力，始能維持江山的一統。反觀近代通行的國際法，

則是在三十年戰爭（Thirty Years War, 1618-1648）後，漸次形成；1648年《西發利亞條約》（Treaties of Westphalia）所建立的國際體系，最初僅實行於歐洲國家。因此，問題是：近代國際法上的所謂「政府繼承」（*succession of governments*）、「國家繼承」（*succession of states*），是否真能毫無罣礙的適用於這些古代帝國崩解的狀況？時至今日，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（*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*）第1條第1款有關「自決權」的原則，才應當是處理民族問題最為優先的概念。

基於此種認識，讓我們仍然不得不佩服：歐洲還真是文明的先行者。例如2014年9月進行獨立公投的蘇格蘭，原本是獨立自主的王國；當年，便是由於英格蘭的武力征服與政治運作，始成為聯合王國的一部分。然而，蘇格蘭雖然成為大不列顛聯合王國的成員如此之久，但蘇格蘭民族主義者，仍然堅持蘇格蘭獨立的立場，而採用公民投票解決爭端。縱使最後功敗垂成，但確實是文明的做法。

讓我們放眼世界近現代史，進一步省思人類歷史的無稽與荒謬吧！近代以來，一個又一個的古代帝國，漸次崩解；但仍然殘留許多問題，亟待解決。其中，蘇聯的情形，最令人感到諷刺：明明應該以人民為主體、卻恬不知恥的繼承帝俄所征服的大片土地，並且實行專制獨裁的統治；直到1991年蘇聯瓦解後，這些當年被帝俄征服的民族，才紛紛獲得獨立。

至於中華民國與後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則繼承了大清帝國的絕大多數領土（除了蒙古獨立以外），並繼續其「移民實邊」的文化侵略與種族滅絕。很顯然的：中國是今日世界上極少數、尚未解決境內民族問題的古代帝國殘餘。

事實上，當孫文在1924年初演講《三民主義》的「民族主義」第一講時，還在怨嘆「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，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，沒有國族主義」。這充分證明了具近代意義的、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「中國人」觀念，在當時尚未成為主流、而仍然在發展中，有待鼓吹與宣揚。那麼，在此之前的1895年、即由大清帝國割讓給大日本帝國的臺灣，島上的人民，又如何能簡便的認定自己是「中國人」？在日本殖民統治下，即便臺灣人有所謂的「祖國意識」，也不意味臺灣人，必須成為「中華民族」的一部分。

然而，直到今天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雙方，在爭奪歷史解釋權時，皆仍以虛構的「中華民族」民族主義為基調。但環顧「中國」境內，又豈應僅止於國、共兩種史觀而已？圖博、蒙古、東土耳其斯坦……等，固不待論；即便現今被視為「漢族」的人群中，也存在著許多被同化的非漢民族，特別是在福建、廣東、湖南、四川等地為然。這些原本應該是百越、畚人、僂人、苗蠻、羌人……的人群，如今卻多自認是「漢人」；這種「數典忘祖」，難道不是來自歷代中原政權的文化侵略與種族滅絕所導致的嗎？我們難道不該對此有所反省嗎？質言之，國民黨史觀與共產黨史觀，都是由上而下

的統治者史觀；但我們真正需要的，是由下而上的人民史觀！

若考究起來，所謂的「中華民族」，乃是將古代中華帝國因武力征服而來的各民族，以近代民族主義的框架予以概括化與正當化，所創造出來的。這豈止是美國學者安德森（Benedict Anderson）所謂「想像的共同體」？根本就是「幻想的共同體」！其虛構性與暴力性，可謂顯露無遺。

在歷史的照妖鏡下，虛偽無所遁形。其實，在面對這場臺灣人曾經參與、卻又無能為力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歷史也同樣為我們留下許多足堪明辨是非的訊息，從而得以形成自己的史觀。

今年9月3日，前副總統連戰不顧國內輿論撻伐，出席中國北京為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」所舉辦的閱兵典禮。為此，連戰還於9月1日發表談話，指出：「抗戰期間，中國國民黨軍隊在蔣介石領導下正面戰場，部署了一系列會戰和大仗，深深重挫了日軍，中國共產黨軍隊在毛澤東領導下敵後戰場，有力牽制、殲擊了日軍和偽軍」。這種配合共產黨史觀、抬高共產黨在所謂「抗戰」中貢獻的說法，不值一駁；但說到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」？其史觀則更是令人錯亂。中日戰爭期間，當時正就讀小學的四川人周世英，即回憶說：「民國27年，蔣介石的勢力進入四川，學校起了變化」；「教室裡也不知從何時開始多了三幅畫像，號稱『世界三大英雄』，依次為蔣介石、希特勒與墨索里尼」。事實上，聘請德國軍事顧問、購買德國及義大利軍事裝備的蔣介石，本身就是積極與希特勒、墨索里尼結盟的法西斯頭子！這位不折不扣的法西斯頭子，既能在七十年前迎接「抗戰勝利」，又何來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」之說？

共產黨的史觀，固然虛假；但國民黨的史觀，其實也好不到哪裡去。被國民黨大肆宣傳、並拍攝《英烈千秋》電影加以褒揚的張自忠，出身自西北軍，為馮玉祥的舊部，他嚴明的軍紀與堅強的戰鬥力，與馮部許多其他將領一樣。然而，西北軍是李宗仁口中、僅比那些「孤魂野鬼」待遇稍好一些的部隊，不受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青睞與信任，經費拮据、裝備羸劣；因此，張自忠的壯烈成仁，真能算在國民黨的記功簿上嗎？

反觀系出中央軍的薛岳，其「長沙大捷」之功，曾為國民黨政權大加吹捧、高度揄揚。但不容否認的是，當時任職於重慶國民政府的湖南人蔣廷黻，即在其回憶錄中，明白指出：「當日本進攻湖南時，湖南人踴躍輸將，向軍隊提供了大批物資和勞力。1939年間，國軍在湖南奏捷。當時的湖南省主席是有名的『長沙虎』薛岳將軍，他的廣東部下很巧妙的在湖南搜刮了一陣」。很顯然的：在表面上看似光鮮亮麗的所謂「大捷」底下，隱藏著何等的不堪！雖然細節如何，仍有待吾人深入探究；但不論如何，這種來自民間的微弱聲音，才值得我們細細傾聽！

廣大的「中國」人民，在國、共兩黨的強力壓抑下，難以發聲。於是，歷史遂充斥



著各式各樣的謊言與虛假。當然，國、共兩黨的所作所為，並非全然是「假」；因為，他們都「真」的曾經虛構歷史、扭曲事實！

對此，曾經受盡壓迫、長年被噤聲、如今矢志走向民主的臺灣人，應該感同身受，更加同情的理解當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地區、各民族人民的處境，讓這些被壓抑在地底的吶喊，能夠湧現於世！

因此，臺灣人不應進退失據，為了批評對岸的共產黨虛構「抗戰」歷史、以及為了國內的政治和解，反而毫無反省的、回頭去肯認以虛構史實或選擇性認知為基底的國民黨史觀！

進一步看：被漢人推翻的大清帝國，身為滿人皇室遺裔的溥儀，回到祖居地建立滿洲國，即便援引外國勢力為後盾，對抗那個曾經在革命過程中主張「把滿人殺盡」（語出陳天華《警世鐘》）、並且以漢人為政權主體的中華民國，乃理所當然、勢所必至，又有何罪過可言？至於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，難道不是另一種保障人民生活、避免生靈塗炭的選擇？日本對中國的侵略，不能用來為當時中華民國的主政者或軍隊對人民的侵害卸責。反之亦然！

二十世紀三〇、四〇年代，日本曾經發動侵略戰爭、席捲東亞及西太平洋各地，這是不爭的事實，應予嚴厲的譴責。而曾經淪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，如今身為日本在東亞最親近的國家，其命運且與日本緊密相連，若對日本發出諍言，真心可表，毋庸置疑。今年9月中旬，日本國會在爭吵中通過新安保法，不少人憂心日本的軍國主義，將會因此復甦。實則，多年以來，左派頑固的死抱著《平和憲法》第9條，攻訐右派的「靖國神社參拜」；右派則緬懷過去大和民族的「榮光」，反批左派抱持「自虐史觀」。因此，新安保法的爭議，不過是左右派擾攘多年、爭論不休的另一次展現罷了。然而，如果我們以更大的視野看：當年美國挾其戰勝國的餘威，就如同將「蔣介石政府」丟給臺灣一般，逕自丟給日本一部憲法，硬要日本接受；經過數十年，這種對日本的懲罰與限制，難道還不夠嗎？在民主主義的原則下，日本難道不該擁有一部由自己國民制定的憲法嗎？由國民決定自己國家的國格與未來，天經地義；就如同臺灣一樣，日本也有成為「正常國家」的權利！因此，真正的解決之道，在於：日本應該制定一部新憲法、並在其中明白揭示非戰原則，才能真正解決這七十年來歹戲拖棚的無謂爭執。至於所謂「和平崛起」、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」的華麗修辭，只是那個標榜「中華」、箝制「人民」、背離「共和」的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，試圖再度成為世界中心、意欲恢復「中國」霸權以宰制天下的幌子！質言之，今日的東亞，軍國主義蠢蠢欲動的國度，其實是中國、而非日本！

當然，反觀臺灣內部，也有屬於自身的問題，尚待克服。由於歷史經驗的差異、以及當局透過政治措施刻意的推波助瀾，從而使得戰後來臺的「外省人」，成為一種「異



己」的存在。實則，許多臺灣人對「外省人」異質性的無法理解，主要原因之一，乃來自白色恐怖時期「外省人」的自我種族淨化。於是，許多「外省人」的異議者，遭到逮捕、坐牢甚至槍決的命運。這種反淘汰的結果、加上長年的思想控制、以及缺乏公平正義的族群統治，也因此造成許多民眾對「外省人」的刻板印象、以及歷史認知的錯置與隔閡。對於這樣的成見與偏見，吾人尤應充分審視並深刻反省。至於這塊土地上的原住民，更應該重新恢復其作為主人的地位！

在長年被外來政權統治下形成的「臺灣人」，應該最能理解被壓迫的事實。於今之計，唯有透過對這些事實的理解，將那些被隱瞞的、不公不義的過去，澈底揭露並攤在陽光下，深刻反省並瞻望未來；如此一來，有著不同歷史經驗的人們之間，才能夠獲得真正的和解！

臺灣人從來不曾有過自己的國家。也因此，其特殊的歷史經驗，似乎總是不存在於世間。如今，既然我們追尋成為一個民主、自由、獨立的國家，那麼，民主的確保，顯然應該植基於真實與透明；而為了獲得自由，則必須掙脫各式各樣（包括心靈）的束縛；至於獨立，則不外乎來自清楚的自我認識以及主體性的建立。因此，立足於真實、並以人民史觀為基礎，充分理解複雜且多元的歷史面向，包容更多的歷史經驗（但不包括虛假的、以歷史為名的政治宣傳），建構屬於臺灣人的歷史視野，才有可能獲得真正的民主、自由與獨立！這是臺灣人應該抱持的立場，也是臺灣史學至今尚待完成的使命，更是臺灣歷史學者責無旁貸的天職！◆